

砌回記憶中的家

日光小林社區災後自主重建歷程之探討

陳貞吟（輔仁大學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李禮孟（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要

高雄小林村遭受莫拉克風災侵襲，將近 500 位村民遭受土石掩埋死亡。災後的小林子弟以自主重建的方式興建了日光小林社區，其重建歷程成為臺灣近期災後社區重建極為重要的案例。本研究係針對小林村之個案研究，發現自主重建是日光小林主動爭取才獲得的待遇，此外自主重建也是受災社區能夠成功重建的關鍵。本研究進一步歸納出災後社區自主重建模式，包含三個主要動力：社區領袖與團體動力、社區意識與社區復原力，以及包括住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面向，兼顧包容性與目的性之拼圖式家園重建。

關鍵詞：莫拉克風災、日光小林、災後重建、自主重建

Abstract

Typhoon Morakot triggered enormous mudslides and killed nearly five hundred people living in the Xiaolin Village in Kaohsiung, Taiwan. Xiaolin's survivors and family members reconstructed the community – Sunshine Xiaolin Community, and it became a well-known successful case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study analyzed the Xiaolin's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found that the community's autonomy in reconstruction was not taken for granted; rather, it was earned by villagers' aggressive fighting for autonomy. Additionally, it is found that autonomous reconstruction is critical for the success.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Sunshine Xiaolin Community, the study developed a model of autonomous reconstruction of post-disaster community, and the model include thre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dynamics: (1)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group dynamics, (2)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3) a "piecing together approach" that encompasses all of the residential,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with good balance of inclusiveness and purposefulness for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壹、前言

2009年中颱莫拉克挾帶超強豪雨重創南臺灣，造成洪水、土石流、山坡坍塌、路基流失、堤防潰堤等嚴重災情，又稱為『八八水災』。截至2010年2月4日統計¹，總計造成677人死亡、大體未確認身分25件、失蹤22人，重傷4人，合計728人(件)，全台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備的損失達194.1億元²。受創最深的莫過於遭土石流及堰塞湖潰堤山壁倒塌等複合式災情而滅村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³。小林村村轄18鄰，戶政編制1至4鄰為村南部落，5-8鄰為五里埔部落，9至18鄰為村北部落，此所稱受創之小林村是指村北部落。部落過去倚為屏障一千多公尺高的獻肚山因承受不住豪雨而走山，攜大量土石流入楠梓仙溪遭土石擋住後形成大型堰塞湖，8月9日清晨堰塞湖潰堤，數以千萬噸的土石吞噬整個村莊，除1至8鄰五里埔地區200餘人平安外，9至18鄰共100多戶包括小林國小、小林衛生所、小林派出所等建築，全數遭洪水、土石流及五層樓高的土石掩埋，造成491人失蹤已列為死亡人口。

風災過後，倖存的小林人以及在外地工作的小林子弟紛紛回到故鄉，在政府與NPO的協助下從緊急安置(龍鳳寺)到中期安置(新小林社區組合屋)，災後一年已陸續入住由政府政策引導規劃，NPO援建之永久住屋，永久屋居住地點分成『小愛小林社區』、『五里埔小林社區』、『日光小林社區』三區，亦分別形成三種不同類型的新生活模式。

本研究奠基於莫拉克風災最嚴重受災區小林村，從災害管理、社區重建、社區復原力與社會企業創業等概念為研基礎，採立意抽樣訪談關鍵人員，從重建歷程回顧、永久住屋的選擇、生計產業發展與族群與文化傳統等四大區塊蒐集資訊進行個案研究，整理小林村家園重建的過程經歷、自主重建的經驗意義，並歸納出小林村災後社區重建的模式。

貳、文獻回顧

¹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2010年2月4日統計數據。

² 行政院農委會截至2009年9月2日統計數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0年3月)。

³ 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後，『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已改制為『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為忠於敘述當時稱呼，本研究全文仍使用【小林村】之名進行書寫。

一、 災害管理與災後重建概念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和世界衛生組織災害流行學研究中心(CRED)對「災難」的定義為超過地方甚或國家政府因應處置能力之情勢或事件，並需符合下列四項要件:1. 至少要有 10 人以上死亡、2. 影響人數至少達到 100 人、3. 宣布緊急狀態、4. 要求國際援助(行政院莫拉克重建會，2009)。災難產生的破壞力除了當下災難救援超過單一組織的負荷能力外，還具有延續性會引發整體社會的發展問題，必須建構一整套災難救援機制，才能準確迅速執行。災難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即從預防災難發生到災後復原、重建的一系列過程，目的是減少災難造成的傷害。美國聯邦緊急災難管理署(FEMA)1979 年將災變管理分為四個階段，1. 減災(Mitigation)階段 2. 整備(Preparedness)階段 3. 應變(Response)階段 4. 復原重建(Recovery) (引自王麗容、范麗娟、陳良娟，2010)。災後重建是由許多概念組織而成，據 Wu & Lindell(2004)的界定，災後重建不僅強調災區房舍建築建物的修繕復原外，還需要包括將災後的受損與人民社會的經濟恢復到可接受的水準，李永展(2004)指出災後重建最主要之任務為【恢復人民原有的生活機能】與【建立新的生活空間環境】。災後安置可分為三階段:(1)【短期收容安置】也稱緊急收容，提供緊急快速的庇護；(2)【中期中繼安置】應為一可居住、有遮蔽且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兼具隱私與尊嚴的生活空間 (謝志成等譯，2012)。世界銀行認為中繼安置不是一個重建的階段而是一個理念，而人道組織亦認為這些民眾即便受災仍應為其維持個人的生活尊嚴及家戶的隱私性；(3)【永久住屋安置】:為災後重建政策長期發展的目標，永久住屋會因應災況嚴重度或未來受災風險而有不同考量，已不適合居住地將採異地重建方式，代表重建的是一包含住宅、生活空間、公共設施，且民眾會主動參與的完整社區。

二、 社區重建與社區復原力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1956)提出社區發展包含兩種基本因素:(1)人民自己的參與並儘可能靠自己創造，努力改善其生活水準；(2)由政府以技術或其他服務，促進其發揮更有效的自助、自發與互助的精神，此一過程可

以促進社區多方進度（曾國源，2005）。陳昱茜、李文端(2000)指出社區產業發展目標與願景包含：(1)協助產業恢復產銷機能；(2)促進地方產業升級；(3)鼓勵企業再造；(4)吸引新產業投資；(5)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等，說明「社區」在災後重建計畫中的重要性及災後社區之重建與發展願景。在新的社區如何重塑社區人文風格則有賴於個人、家庭及社區展現的復原力量。

Vanistendall(1955)指出，復原力(resilience)或稱韌性是為面對困境或解決各式問題，人性因應產生一種不屈服、面對挑戰和積極建設的能力。

Walsh(1988)則將重點放於過程，認為復原力牽涉到面對危機、挑戰的一個持續、自我整理與成長的動態過程，因此復原力不只是指從困境中生存下來、度過困境、或從困境中逃走；復原力使人可以從痛苦中痊癒，承擔生活的責任、繼續完整的生活及愛（李開敏、陳淑芬，2006）。從個人以至於社區，Bowen(1998)提出社區復原力(Community resiliency)是一個社區面對常態或非常態性的災患或其後果，能建立、維持或重獲一個預期或滿意的功能範圍，此一功能範圍是與前壓力或功能運作相同更提升(黃松林等，2011)。

三、 社會創業

社會企業的產生部份是為了彌補政府福利不及、市場失靈及 NPO 受限外在捐贈困境之下產生的一種融合社會價值與企業經營的新形態企業。社會創業的概念可被視為非營利領域裡的社會價值創造，也被視為是盈利商業組織中的社會責任實踐，社會創業更可被視為是緩和社會問題和催化社會轉變的手段與工具（施俊吉，2013）。Guclu, Dees and Anderson(2002)表示社會創業可分成關注社會特定的議題、並付諸實踐的「發願」與「發展獲利機會」兩階段工作，社會創業觀念須倚靠創業者社會感知及體悟社會需求的才能產生靈感，再思及能藉以解決問題的各種形式社會資產變動的新觀念，始能產生重視社會需求與解決能力之平衡思維稱為「發願」；第二階段則是指產品設計與經營策略研討等將夢想化為實際的邏輯過程(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Dees(2001)指出社會創業家更重視社會使命與應追求的社會目標扮演著變革的代理角色，採取的使命是創造與維持社會價值，追求達成使命的新機會，結合持續的創新、適應與學習的過程、不受限於現有資源，對自己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去創造成果。在經營目標上比企業創業更重視社會價

值與社會服務，相對的也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

四、小結

從文獻探討對應到小林村重建歷程所需具備之研究脈絡與學理背景，並歸納與整理出一線性流程如圖 1。災害發生後政府擬訂重建政策，NPO 資源進場，民眾接受安置、協調開始進行災後重建工作，重建任務不僅包含人命及財產的緊急救援、住屋庇護處所的選擇安置等硬體設備重建任務，從文獻中可發現居民展現韌性與社區群體復原力將影響社區產業或文化復甦等多面向工作，為使受災民眾能恢復到類似災前的生活能力，尚須進行社區產業及生計發展規劃，透過社區民眾自主力量，受災區始能找回屬於自己的新生活模式，更進一步則因村裡出現一位具有社會創業家精神者，因關懷社會、體悟需求，以持續連結資源、建構系統等作法，開展出災區社會企業的模式，亦即呼應到小林村在災後五年開創【2021 社會企業】的背景概念。



圖 1 災後重建發展社會企業線性模式及影響因素概念圖。(本研究整理)

參、重建歷程

一、自主重建歷程

小林村重建過程主要分成兩個時期的自主意識階段，其一是災後十天內由村內年輕人組成的自救會，其二為災後三個月成立的重建協會，表 1 概述兩階段自主重建的重大事件：

災後重建階段	重大事件
自救會階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98.08.15 頭七法會，返鄉子弟蔡松諭等人拋出『再砌一個更美的小林』願景並呼籲全國重視這歷史性的悲劇。 2. 98.08.17 小林村自救會自主成立。首次會議討論決定停止開挖。 3. 98.08.19 馬總統承諾任期內一定重建小林村。 4. 98.08.21 慈濟提出杉林月眉農場興建永久屋規劃。 5. 98.08.25 第一次針對永久屋地點議題進行投票，結果：五里埔 73 票、杉林 31 票，首次選擇以離災不離鄉的五里埔做為永久屋預定地，但投票數未過半不算數，而村民內部漸漸出現兩地重建的聲音。 6. 拒絕搬遷至高雄營區進行短期安置，持續住在龍鳳寺爭取入住組合屋中繼安置。 7. 98.09.11 新任行政院長吳敦義訪視鄉親，允諾五里埔超過 50 戶即形成集村條件。 8. 98.09.12 鴻海集團郭台銘說明有機農場興建計畫，表示小林村民遷居於杉林可優先獲就業機會。 9. 98.09.19 永久屋議題再次投票，決議分為甲仙五里埔及杉林月眉農場，均屬意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援建，並期盼由居民參與自主重建。 10. 98.10.25 入住杉林組合屋。
重建會階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98.10.02 內政部核准設立[臺灣八八水災小林村重建發展協會]。 2. 98.11.08 重建發展協會成立大會，蔡松諭受聘為重建協會會長，村民以 313 比 1 的票數，婉謝入住月眉農場大愛慈濟園區。 3. 爭取自主重建永久屋興建小林二村。 4. 發展小林梅生計計畫、爭取勞委會培力計畫 5. 籌辦大鼓陣、大滿舞團等心靈活動 6. 重建平埔傳統文化 7. 99.02.11 慈濟大愛園區入厝典禮，小林村民入住 66 戶。 8. 99.08.08 馬總統宣佈啟動小林二村永久屋興建計畫。 9. 100.01.15 小林二村(日光小林社區)動土典禮 10. 100.12.24 小林二村(日光小林社區)落成典禮

表 1. 小林村災後重建自助組織階段及重大事件彙整表(本研究整理)

2011 年 1 月 15 日，莫拉克災後第 526 天，五里埔社區居民趕在農曆年前搬進期盼已久的新居，同日，歷經整整一年終於爭取成功的小林二村永久屋基地也舉行開工動土典禮，後續開展生計計畫、發展培力計畫爭取工作機會、重現小林平埔文化舉辦夜祭、大鼓陣教學、建造木製入口意象等各式社區發展工作。小林村民經過長久的抗爭後，永久住居地點分成三區，亦形成三種不同類型的新生活模式：

政府定名	小林三村	小林一村	小林二村
社區名	小愛小林社區	五里埔小林社區	日光小林社區
特色說明	最早入住	最鄰近原小林村遺址	整體規劃最雷同於原小林村長形村落
地點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感恩路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五里路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
用地	慈濟大愛園區月眉基地	甲仙區五里埔	台糖公司月眉農場
戶數	66(全區計 1006 戶)	90	120
開工日期	2009 年 11 月 15 日	2010 年 3 月 16 日	2011 年 1 月 15 日
落成日期	2010 年 2 月 11 日	2011 年 1 月 15 日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認養單位	慈濟基金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社區建築特色	市集、教堂、活動中心等，住戶包括那瑪夏、桃源、茂林、甲仙、六龜、杉林等災民	小林國小、活動中心、平埔文化園區、小林北極殿、夜祭場所	活動中心、兒童遊樂設施
生活形式	遠離山區，生活方式以政府提供的就業方案為主	生活方式與過往相近，打零工、務農、種植蔬果	生活方式以開創全新產業為出發

表 2. 高雄縣小林村三區永久住居地點彙整(本研究整理)

二、 平埔文化與心靈重建

小林村民絕多數屬平埔族西拉雅系大武壠社群或稱平埔族西拉雅系大滿族，因地處偏遠受外來文化影響小，保存的傳統平埔族祭儀與文化十分完整，不僅每年舉辦的平埔夜祭均依循傳統，國內第一座平埔族文物館亦設置於小林國小內，搭設有平埔族住家、公廨等歷史建築物，保存豐富的平埔文物，然而這一切卻因為風災侵襲瞬間消逝，包括傳統公廨及許多珍貴的文物、器皿、服飾等均掩埋於土石中，因此如何維護保存平埔文化，延續平埔精神及重建在地人文宗教信仰中心實為重建重點之一。

小林村深厚的宗教文化在災後成為村民心中寄託，災後不到三個月就來到應辦理夜祭的農曆九月十五日(2009 年 11 月 02 日)，在蒙受巨災悲痛下，原本無心辦理甚至想停辦的念頭經過討論與轉化，為著傳統絕不能停，為著要告訴天上的小林人他們還在一起沒有被分開，於是當年夜祭照常辦理，但調整了形式內容將原本歡樂的『牽曲』改成由村民以哀傷的悼詞向太祖訴說

小林的不幸並祈求保佑，儘管悲痛仍在會場中不時充滿呼喊親人、抱頭啜泣等哀傷場面，但就實質意義上來看，這一次的夜祭讓小林人得到許多集體復原的力量。此外，村民也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照顧受傷的心，會木工蓋起記憶中的工藝建築-公廨、望高寮，會傳統技藝的教起傳統舞蹈-大鼓陣、牛犁陣，會跳舞的帶領著大家唱歌跳舞，尤以日光小林社區落成啟用時，由村民組成的「大滿舞團」為最，舞團藉著舞蹈與歌聲傳遞歡樂與幸福，讓參與者與觀賞者同樣感受幸福歡樂大滿，讓經歷過重大傷痛的小林人重生，不僅於災後三年到臺灣各地展開一連串感恩之旅的巡迴演出，災後五年更前往日本為311地震災民演出，靠著歌聲舞蹈讓外界看到，小林人勇敢站起來的新生命力，村民們也藉著唱歌跳舞的團體力量撫慰療癒著各自的傷痛。

三、日光小林生計產業發展

(一) 生計產業第一哩路-珍嚐小林梅

在小林村民入住新小林社區後，援建的紅十字會與民間團體組成【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簡稱八八聯盟，提醒督促小林應發展產業。蔡松諭：「那年12月，(災後)才四個月，紅十字會秘書長陳士魁跟台大馮燕老師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就在說大家想要幫你們發展產業，他說，你要做一個品牌，我們會幫你，那時候還有微軟團隊派人來教我們電子商務，我就想既然有大家幫我，只好硬著頭皮做。」(Talent 專訪，2014)經過一個月找尋產品、行銷規劃，2010年1月14日即舉辦「珍嚐小林梅，迎接新小林」記者會，災後不到半年推出的「小林梅」主打滅村前的最後一批梅吸引民眾購買，在紅十字會與八八聯盟的共同努力下，運用社會企業模式，從專案管理、通路聯繫、e化服務、行銷、金物流等逐一協助輔導小林居民，也教導有興趣學習網拍、電腦資訊者，甚至還有駐村資訊小幫手協助，最後只花三個月就賣光一萬盒小林梅禮盒，象徵小林村民努力揮別傷痛，第一波的生計經驗開創後續開發產業以及網拍、行銷等技能與KNOW-HOW。

(二) 品牌建立—日光小林

當媽媽廚房、烘培坊以及培力計劃人事經費全部到位時，災後一年2010年延續經驗推出「日光小林中秋月餅」，傳遞小林迎向希望的理念，手工的

氣味加上充滿希望與陽光的向日葵日光小林形象，這一波的產品再次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與鼓勵，成功站穩日光小林品牌。然而日光小林月餅禮盒的成功銷售卻隱藏著不少危機，除了被指出與鄰近的甲仙、桃源鄉等地產生競合關係的爭議；年節產品如何成為永續經濟來源；且參與者都是初學者的村民，烘培技術尚不熟練，設備也不夠專業，在悶熱的組合屋內只有一個小小烘焙坊，要大量保溫保冰都有問題，以當時的設備及規模，要應付集中快速大量訂單，在品質管控上都是考驗，儘管還有這麼多問題待解決，但此時生計產業的發展已逐漸成為村民生活的重心。

(三) 奇妙緣份：小林老梅回鄉了！

災後三年內小林村重建協會雖致力於產業發展，卻始終未能推出足以撼動市場的「靈魂產品」，直到八八水災三周年這天的奇妙緣份，曾教導過小林村民烘培技術的傅培梅基金會執行長潘秉新女士引薦一位釀梅的簡添旭先生，當雙方碰面談起梅子的來歷後，簡先生說「這些老梅是我從十年前開始，在甲仙鄉小林、那瑪夏和桃源收購的梅子釀成的，這些就是你們小林十年前留下來的梅子阿！」(88news, 2012)。蔡松諭當時在接受採訪時感性的說到，「我覺得這是祖先告訴我，你不用擔心，因為你們很努力、很認真，所以在三年的時候替我們準備好一個禮物，也讓我們有了走下去的力量。」(88news, 2012)

一種跨時代傳承的緣份，災前的小林靠山吃山以農務為主，災後的小林搬遷到平地沒有山林可耕作，重新找到一條路學習著手作烘培，擔心持平而穩定的第三年中秋前夕，十年前先人栽種的老梅竟從天而降，前人長年自然栽種無毒、天然的梅子被認可收購並用心醞釀了十年的老梅竟被居中牽線認識了災後的小林子弟；而災後的小林人憑藉著累積了兩年的生產、銷售能力，得到十年老梅的加持後，「無比梅好老梅餅」順勢產出，強調著手作、天然，每一口都是土地滋養出來的原味，富有靈魂與傳承的故事，老梅餅終於成為日光小林烘焙坊最熱門的明星商品。

(四) 邁向 2021 社會企業

莫拉克風災八成以上罹難者均位於高雄縣境內台 20 線與 21 線交會地帶

的幾個鄉鎮，這些受災區因更為偏鄉、資源不足、人力不足等因素，在產業發展、農作產品銷售、就業問題上比起小林更難找到出口，這些困境在蔡松諭爭取重建、發展產業的這一路上一直看在眼裡，也感於外界的補助不會長久，為了讓回鄉的年輕人有長久發展的未來、也可將社會大眾對小林村的關注拓展到同樣是八八風災受創區台 20 與 21 線沿線的那瑪夏和桃源鄉等山區部落，2013 年蔡松諭正式成立【2021 社會企業】，期望社會大眾的支持力量能從日光小林出發，延伸至整個山區小農，開創災後產業永續發展新模式。

當回顧蔡松諭帶領著村民從『再砌一個更美的小林村』，到堅持自主重建『打造記憶中的家』，到發展日光小林產業、2021 社會企業，這一路走來貫穿了一個家的信念在其中，「2021 為什麼叫 2021，為什麼不叫梅子甚麼的就好的，我其實就是以這個區域復興為己任，我認為這個地方是個大家庭，所以看我們的 LOGO，其實是個家，不同的顏色是代表不同的部落，所以這個 LOGO 是我們的精神，我認為莫拉克給我的意義最終就是-『人都要回家』，所以 2021 是帶著大家回家，梅子是我們家鄉的東西，我們就用梅子帶著大家一起回家。」(Talent, 2014)



圖 2. 2021 社會企業 LOGO (資料來源:2021 社會企業官網)

肆、受災社區自主重建之關鍵動力

本研究剖析小林村重建歷程，發現社區自主性是受災社區能夠成功重建與發展的最重要原因；若災後重建過程中忽略社區自主，則其往後的社區發展也將受限。

一、社區領袖與團體動力

以小林來看，社區領袖當屬自救會、重建協會會長蔡松諭先生為首，儘管災前在村裡並非具有制度性領袖的身分，然而在頭七法會上所展現的個人特質、情理法兼具的發言、具體而明確的點出全體小林村民期待的願景，使其自然的成為了災後重建的關鍵領袖人物，其後為因應繁雜的重建工作，村裡的青壯年組成了自救會，除蔡會長具有法律知識及長年在北部生活較擅長與政府、媒體互動協商外，在地的的工作則有賴其他重建協會幹部亦為目前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偉民先生等人，也充份在重建中以實際行動展現影響力，在現地替村民表達意見，凝聚社區共識進行現地協調等工作，在小林村的重建歷程中可看出，社區領袖及重建會團隊在執行重建工作中發揮出極為重要有力的角色功能。

(一) 掌握資訊即時應變

因災區對外聯繫中斷，訊息傳遞不易，積極確認掌握正確資訊是後續應變的先決條件。當蔡松諭一聽到小林致災的消息後，迅速聯繫家人朋友、同鄉同學並上網搜尋相關消息、看到報紙後立即與記者連絡確認訊息正確性等屬積極性行動，另一個領袖人物-陳偉民先生則以實際行動冒著風雨及交通中斷的危險一步步走到致災點眼見為憑。在確認資訊之後，隨即就是思考如何反應，頭七法會現場布置有懷疑致災原因及要求政府負責的海報標語、蔡松諭在會場的陳述並非哭喊抱怨而是悲痛地喊出“再砌一個更美的小林”建造願景，甚至還接受了CNN的國際訪問使相關新聞片段引起國際關注。在災後短短的一周內，不同於不願接受真相或僅是悲痛哭喊的情緒宣洩，他已從確認訊息、接受災變真相、進而做出這麼多的應變工作並表達具體訴求，顯見其即時應變能力極高。面對重建時期的多項繁瑣訊息，身為領導者必須

在短時間內靠人脈或是尋求管道及時掌握資訊，並且從中找出蛛絲馬跡對應到團隊的目標，即時快速的擬定對應方針與策略，才不致讓村民接獲到雜亂的訊息而有不同的解讀與誤解。

(二) 建構願景引領方向

“再砌一個更美的小林”的願景讓小林人看到希望，為達到這個願景，蔡逐步思索規畫著要得到政府首長的公開承諾、要小林人一直在一起而爭取組合屋、再找回記憶中的小林村-那個有著長長忠義路的日光小林，每一步都經過思考、團隊討論、獲得共識，一步一步有方向有策略地去建構這個夢想，讓願景目標不只是口號，而是堅定不移地帶領村民找到自主重建的方向。亦如“讓小林村的感覺回來”是一句很標準的目標意象。災時可能因故剛好離開村落、沒回家過父親節，再踏進村落卻只看到面目全非的土石覆蓋整個村落，當失去的不只是一個生活的空間、一棟屋子，而是一整個再也看不到痕跡的家園時，整個對家鄉記憶的崩盤瓦解之痛難以承受，也才使重現記憶、重建家園變的如此重要，對於未來要住一輩子的房屋建材與格局都要比照記憶，唯有主動參與設計才能重現自己的家園。

(三) 凝聚向心力展現團隊力量

從小林村的重建歷程來看，主要領導者都深知團隊能產生的動能與力量，團隊的形成從認同共同目標開始，因此「小林村自救會」是莫拉克風災中第一個成立的自救會團體，成為團隊成員們最重要的歸屬，領導者的知人善任讓每一個團隊成員有一個名分及各自應負責擔當的責任與角色功能，團隊力量於焉產生，實質且全面性的發揮功能。經由「小林村自救會」及後來轉型為正式立案的「臺灣八八水災小林村重建發展協會」的團隊成員，充分發揮分工合作展現團體動能的團隊運作與影響下，小林村的重建顯得更有力量，從爭取組合屋，到思考永久屋議題，這群團隊從一而終不斷的想方設法凝聚村民，一心期望村民能“在一起”，重建協會努力不懈的目標就在於爭取一個可以和家人子孫永續共享的未來。

(四) 整合資源創造雙贏

災害發生後，資源投入的程度與受災地區恢復及發展的速度與規模有相當程度的正影響，而小林重建協會對資源的掌握與運用亦成為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1)【媒體資源】：積極主動向媒體確認資訊、持續和媒體溝通報導方向，讓小林村的聲音被全國、全世界民眾看見，也虛心向媒體學習請教大眾傳播的技巧，再審慎的思考每一步，甚至因深知媒體需要夠明確、清楚甚至聳動的畫面與影像，所以為求表達訴求也不免會營造一些氣氛作為新聞畫面。(2)【專家學者】所代表的人脈資源及所能提供的財物與專業知識資源更是小林村重建過程關鍵的影響力，最主要的資源是小林村的認養援建單位-『紅十字會』，從鼓勵興建組合屋讓村民有個暫時安定的集合式社區去思考未來，到興建五里埔、日光小林永久屋社區等運用捐款進行硬體援建外，還連結八八聯盟等多項 NPO 資源發展生計產業、提供心理支持、協助和政府溝通，充分尊重小林村對家園的想像，蓋出屬於小林人自己的社區等，儼然是個充滿信任力量的合作夥伴。面對每一份專家學者的資源，蔡松諭都非視為一次性或是單一目的性的給予與接受，將每一份資源加以分析、整合與運用，並在長久的重建過程中將這些資源轉變為互助互信的夥伴關係，讓彼此創造更多的互動連結，讓合作關係更為緊密，也得以從中找到共利雙贏的合作模式，資源的開創與連結更是小林村得以在每一個面向都得到“貴人”的契機。

二、 社區復原力

小林村從受創最嚴重的災區在歷經四年的重建歷程中，創了許多受災社區第一與唯一的紀錄，第一個成立自救會組織，第一個向內政部正式立案的重建協會，高雄地區唯一的組合屋中繼社區，第一個發展全新產業的社區，高雄地區第一個自主重建成功的社區，第一個發展社會企業的受災社區。小林村民從每一個個人出發，依著樂觀正向的民族性，努力修復個人傷痛；再經由自救會與重建協會堅持“一直在一起”的理念下，發揮著家庭與社區的團體功能，發展出一套追求共同目標成就集體療癒模式，凝聚共識展現社區意識，從點到線最後全方面的建構社區復原力，不僅滿足社區主張的需求，也成就了自主重建及集體復原的力量。

(一) 個人-修復傷痛尋找生命意義

復原力與生活情境脈絡有明顯的關係，長期研究平埔小林文化的學者受訪表示，「他們以前老人家會特別說，即使刀子架在脖子上也要快樂來唱歌，這是一種生命的韌性。」小林平埔的歷史歷程雖經過多次政府或日據時代不對等的統治關係，但仍堅持的保存著自己平埔的文化，這是一種反制出的樂觀性格，而這樣的樂觀性格將延續的發生在每一次遇到困難時。

小林村的領袖幹部中，好幾位都具備有韌性的性格，如蔡松諭先生，致災後不逃避退縮或遠離，而是登高一呼成為領袖人物；自救會副會長陳偉民先生面對風災摧毀了村里的信仰中心-公廨，並非悲觀的接受或埋怨，而是要求自己 and 耆老們詢問、學習，靠自己力量重新蓋起來，展現了視困境為挑戰，勇於改變的特質；大滿舞團團長王民亮先生則為了在尋找生命意義的同時，看到了更多人的需求，於是鼓勵村民一起參與，藉由唱歌跳舞讓大家一起來尋找自己的生命意義建立信心。Konrad & Broson(1997)認為重要他人能轉變受災者的自我價值觀及強化人際互動，因此在這些重建幹部的影響下，實際的幫助村民們恢復常態生活及建立互動關係，因各種活動或方式被引領著強化個人復原力。

(二) 群體-凝聚社區意識集體療癒

災後三個月住進組合屋並將其命名為「新小林社區」的小林人，頭一個月努力的恢復著日常生活，布置著簡單的家具與裝潢，確認家戶生活機能、建構社區環境等，一點一滴找回一個家的感覺，接續第二個月建造社區意象、進行家戶訪視，把暫時的家安頓好了便開始思考討論重建工作，第三個月後社區的群體活動逐漸展開，不管是在集體建造社區公設，如望高寮、社區大門、涼亭；還是在生計產業發展小林梅、烘培坊；或是在大滿舞團練習唱歌跳舞，傳承著古老平埔族音韻，在在都展現著凝聚社區意識達到集體療癒之效。

(三) 小林-全面建構社區復原力

從社區復原歷程展現的三面向「驅動關鍵」、「加成力量」、「持續元素」

(Hiew, 1998)來檢視小林的重建歷程:(1)「驅動關鍵」是指社區對重建工作的投入、社區共同支持接受和社區意識的凝聚。小林平埔文化樂觀與善於應對非對等關係的文化背景多少影響著村民的個體性格，再加上自救會、重建協會快速的組成，領導幹部以自主重建的想法，多面向參與重建計畫及強化社區力量凝聚社區意識，延續社區復原等件件成為小林社區復原的驅動關鍵動力。(2)「加成力量」主要以社區資源網絡建置、資訊知識取得、社區文化脈絡辨識及社區過往處理災難的經驗來定。小林村民入住「新小林社區」後，發展各式社區活動，村民可以在社區內得到親朋好友的支持力量，外界的各項資源也在此時與小林村建立連結網絡，重建協會、生計產業、大滿舞團等活動累積了社區次系統經驗，形成有動能的工作團隊，在爭取重建、發展經濟產業及回溯平埔文化照顧心靈需求上全面成為社區復原力的加成力量。(3)「持續元素」則視社區組織體質是否能持續修正，社區具備的能力要素是否延續提升而定。三區永久屋的分置，當外人說著小林似乎分裂了，但小林人自己表述的卻是“小林開枝散葉”；當爭取二村的訴求已達到，村民並非就此停止自主重建，而是持續對於社區規劃、屋型設計等表達自我意志追求屬於小林的永久屋；而大滿舞團從原本為尋找生命意義追本溯源及讓村民重新唱歌跳舞的社區活動，在災後三年進而展開全國巡迴演出甚至在災後五年前往日本 311 大地震災區進行災區互訪慰問活動；在生計產業上，從日光小林的老梅餅出發進而開創 2021 社會企業，在在呈現了小林村自我調節與延續動能的能量。

三、 拼圖模式的家園重建

家園重建重要的是要容納每一個民眾對心中那個家的概念，訪談中得知，在走向生活復原的這一條路上，每一個人因為重視的面向不同，使得重建已非線性進行流程。當大家都在問，『災後，然後呢?』，有人在意的的是“未來要住哪?”有人在意的的是“未來要怎麼生活?”而也有人是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信仰與過去連結，需要去確認“我是誰?，從哪裡來?”，於是家園重建就在結合每一個人對家的想像中慢慢匯集而成，就像一塊一塊的拼圖般，每個人為了創造心中的那個家，在各自在意的面向貢獻自己的想法、也包容不同的想法，多元建構的拼貼出屬於我們的新家園、新生活，這樣的家園模式

命名為【拼圖模式的家園重建】。在這樣模式中，不僅可顯現出家園重建並非只有住屋房舍的重建，還有社會族群文化與生計產業、社區經濟等各面向的重建與復原，其不僅呈現多元面貌，更是一種包容的心態，包容每一個個體對於重建的重視項目不同，包容每一個受災民眾對重建方法的差異看法。

(一) 住屋環境

因嚴重受災的情況使小林村在住屋重建上始終以朝著興建永久住屋為唯一方向，然而就算在平時，任何人要搬家都須要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與討論，確認住屋的環境、交通是否便利、生活機能是否完善，房屋的結構建築坪數大小等等，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審慎的評估才有辦法做出搬家的決策，但受災的小林村民卻因為須配合重建的效率，在短時間內就要各家各戶決定搬遷的位置，也因此機於不同不同考量，每一種選擇都有各自背後的立場與理由，本研究綜整分選三區永久屋的村民們之選擇理由簡化為以下表格：

	五里埔小林社區	小愛小林社區	日光小林社區
選擇理由	離災不離村 對土地的牽絆 山上尚有土地可農作	追求效率 即早安置恢復安定	爭取自主重建 重建記憶中的家園 生活機能便利
不選擇理由	觸景傷情 交通不便 就醫就學就業問題	不符合期望 分配評數爭議大 不尊重災民自主	長期抗爭的不確定性

表 3. 三區永久屋抉擇考量。(本研究整理)

簡約來說選擇原則包含了『對原有家鄉土地的記憶』、『對災害與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與害怕』及『考量長久交通生活便利』三個主要影響因素。對『家鄉土地的記憶』會驅使人靠近熟悉的原鄉；對『災害的擔憂與害怕』是不願面對或身處致災的景象環境中，而當長期抗爭得不到肯定的答覆時，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深高，預期心裡期望的是盡速歸於安穩，另一種不安全感則是源自於建築工法、屋瓦形式等不符合期望產生擔心；其外，實務上的『交通生活便利』考量也是重點，因小林村位處偏遠，就醫、就學、就業都是長久以來生活上的困境，當有個機會重新選擇時，現實與實務的考量勢必成為考慮要素之一。

(二) 社區經濟

(1) 在傳統中摸索新出路-五里埔與小愛小林社區經濟模式概況:

居住於五里埔的居民在生計的選擇上，主要是回到原鄉回到熟悉的山林從事農務或零工，讓一切回歸最初。居住於大愛園區的小林社區旁雖有由鴻海集團興建的永齡有機農場，可增加園區居民的工作機會，然而實際運作下來，小林村民在裡頭工作的少之又少。持續選擇農務者仍會千里迢迢往返山區與平地兩邊跑，雖然辛苦但至少也算是回歸原本的生活模式，較為習慣也較為上手。

(2) 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換-日光小林產業發展:

日光小林的生計產業發展就像是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的歷程一般，隨著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斷累積互相轉換，成為一個開創式的產業模式，以下以 Stryjan(2006)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轉化歷程為檢視:

	經濟資本(E)	社會資源(S)
社會資源(S)	SE 貢獻 受助期	SS 再製 思創、起步期
經濟資本(E)	EE 創投 獨立、回饋期	ES 再轉換 轉型、茁壯期

表 3. 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轉化歷程(Stryjan,2006/ 研究者製圖)

- SE 貢獻 - 受助期:接受政府民間單位捐助引進社會資源轉換成村民發展經濟能量，發展第一波生計計劃並成立媽媽廚房、烘焙坊等。
- SS 再製-思創、起步期:參與生計的村民增多、社會資源亦更廣，如傅培梅基金會甚至為小林引進風味獨特的十年老梅；
- ES 再轉換 - 轉型、茁壯期:成功建立日光小林品牌，也成功打造明

星商品老梅餅，社區產業更茁壯至籌設社會企業。

- EE 創投 - 獨立、回饋期:「2021 社會企業」成立，經濟資本更壯大，回饋受益的不再只有小林村民，還包含鄰近周邊社區。

(三) 族群與文化

面對所謂的失去，真正能喚起共同記憶串聯世代的生命記憶是文化與傳統，若忽略文化，重建將沒有溫度沒有特色，每個小林人口中談到的過去，共同的台詞都是“過去我們小林人~~”，那深植內心情感的是一個族群部落的記憶，是一個歸屬與生命的源頭，從“我們小林”出發，從建造具體的入口意象(望高寮)、信仰中心(公廨)開始，村民回憶著家鄉的景象，耆老與長輩們想起節慶時會看到的傳統技藝歌舞(大鼓陣、牛頭犁)並且重現，為保存平埔文化及追溯血緣與族群，小林人能更準確的自我介紹說，“我是平埔族，我是大武壠”，年輕一輩則藉由學習傳統、承接過去的文化，加上受災的經驗開創大滿舞團，不僅為找尋自己生命的意義，也藉由唱歌跳舞，自編小林故事曲目，向長輩們學唱傳統平埔古調，種種的文化記憶與傳統傳承讓整個重建變的富有深度與人性，也使村民們在艱困的重建歷程中藉由文化與傳統記憶得以和失去的親人對話。

四、小結

圖 2 的『災後社區重建關鍵面向與元素』概念圖歸納日光小林的成功經驗，其中【社區領袖與團體動力】、【社區意識與社區復原力】及【拼圖模式的家園重建】係社區自主重建的三個關鍵動力，使受災社區形成自主領導、展現復原力、凝聚社區意識，持續推進社區的重建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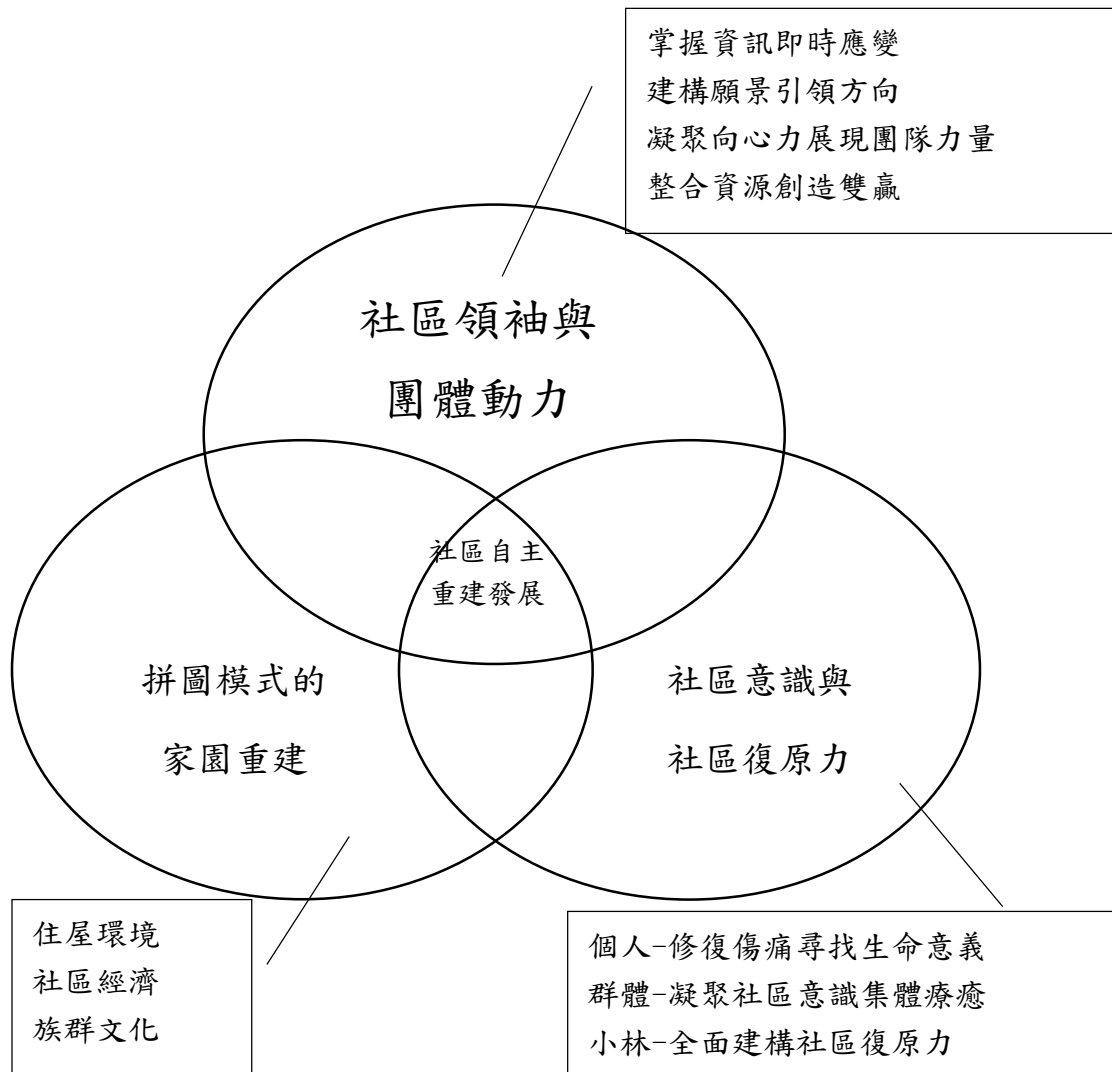


圖 3. 災後社區自主重建之關鍵動力(本研究整理)

從【社區領袖與團體動力】的面向看，領導者具有即時應變能力，讓災害發生初期不致陷於純粹的哀傷悲痛與受政策擺佈，自救會團隊建構出一個村民共同的願景與方向，由小擴大不斷感染著村民使全村民眾凝聚向心力展現了團隊力量，再加上對外所連結整合的資源讓社區力量不斷擴大。

在【社區復原力】層面上，小林村的案例看到具有韌性(復原力)特質的人藉由領導與團體動力帶動群體的集體療癒，在不甚舒適的中期安置-組合屋時期凝聚社區意識，全面建構起社區復原力，讓小林村在重建之路上走的相當堅定與執著。

災後重建最基礎的【家園重建】，包含住屋環境、生計產業及社區經濟及族群文化各層面，因其複雜程度高且涉及多重利害關係人，因此重建過程應當顧及包容度與調適性。拼圖模式意味著透過不斷的溝通對話，對於有不同住屋環境選擇的村民均儘可能包容，對於村民在意不同的重建重點亦給予完整支持，也促進村民在各自所在意的重點重建項目上貢獻所長。於是，想回到熟悉環境的村民回到五里埔永久屋，想盡早安定住屋的接受政府大愛園區的安排，想再造記憶中小林的堅持著爭取小林二村，想藉由工作轉移生活的努力著學習與經營烘培坊、工藝坊，想尋找生命意義，想透過唱歌跳舞追憶文化傳統的參與大滿舞團，就是這麼多不同的想法與方向，才能拼貼出完整的小林重建。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重建以民為尊

災變後政府有制定政策主導重建的責任角色、NPO 或企業單位為整合民間資源提供協助的支持者，而真正的主體應是受災民眾，最後會受到政策或居住環境與生活圈長期影響的也只有受災民眾。因此，在重建之路上，我們都該有一個深刻的共識-『居民才是災後重建的主體人物!』無論住屋、文化、產業等各項重建政策，一旦居民的主體性或是意見聲音被剝奪、被忽視，那就不是一個以民為主的重建。日光小林的重建故事即展現之，小林村民在重建過程中展現的自我意識、團隊力量及社區復原力，再再加乘著達到自主重建的成果，只有災民才能體會到災民的痛，只有因為靠的是自己的手，這個重建才有意義。

(二) 日光小林社區成功的策略與意義

1. “家”的記憶不容取代-文化與社區力量

災後重建是一種再現家園的工作，重建的責任或許會落在應照顧人民的政府身上，但再現家園的任務卻是落在受災者本身身上，對於受災前的那個“家”，不只是個遮風避雨的空間，還包含著很多的文化、記憶及社區群體的意義，所以要為此捍衛、為此抗戰，不容外界用統一制式的規劃取代了自己對家、對社區的概念。當領導者將願景定調為“把小林村蓋回來”、“再砌一個更美的小林村”時，社區的力量大到足以阻擋一切，而所謂的家、民族、文化，小林村的平埔文化、夜祭傳統，也都因應抗衡政府統一制式的規劃而更展現力量與韌性。

2. 絕處逢生的力量展現-生計產業與 2021 社會企業

重現與恢復不是災後重建中最困難的工作，更強大的力量在於恢復生活秩序後還能創新與創造。災後的小林拋開守舊習慣積極開展新的生計模式，災後半年的小林梅打出漂亮的一擊，社區的烘培坊、手作坊從無到有，不僅

有數十位社區居民以此為生，也成為日光小林很重要的經濟來源，2021 社會企業更為在地創造更大的就業市場，讓年輕人願意回來打拼，讓整個新的家鄉不只是重建區更是個全新的生活圈，因此，日光小林成功的意義不僅是恢復了原有生活秩序更是帶領開創了永續經濟與生活的模式。

3. 個人、家戶、社區復原力療癒了傷痕

從領導團隊出發，因為要為民發聲、帶領家人、要照顧長輩、帶領晚輩，所以必須更為堅強與勇敢，而小林村民的生命重建歷程讓我們看到了個人復原力、家戶復原力甚至到社區復原力的力量展現，因為親情的羈絆、鄰里社區的群聚效應與共同的目標與方向，日光小林的成功重建也象徵著社區復原力持續療癒修復著「傷」。

二、建議

(一) 對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的建議

1. 建立合作機制、公私協力創造雙贏

政府基於照顧民眾恢復生活秩序的責任，災變後須制定重建決策，而 NPO 基於民眾的捐募委託與組織彈性，能快速的協助政府執行安置收容及住屋援建等工作；政府部門在提供服務上首重公平無差異化，而民間單位卻可因應個別需求提供不同服務，再且政府部門繁瑣的行政程序在緊急情況下，也常需倚賴較有彈性且可快速回應需求的民間單位來處理，另外民間單位在執行過程中一但牽涉到法令與政策等關卡時則須由政府的公權力始可解決，因此政府與民間單位的公私協力關係建立是種互補與雙贏的效果，不僅可結合雙方的專才與技術等資源，也可達到民間參與的效果。因此平時就應具有防災備災的準備，保持資訊整合、建立聯繫管道讓彼此的功能資源疊加發揮，甚至可在災前發出預警、建立防災機制、教導民眾所屬的地區環境是否具有何種災害風險的可能，讓每一個民眾均擁有防備災的知識，甚至具備救災的技能，對於災害的威脅將有更大的應變能力。

2. 秉持人道精神、尊重災民主體意識

人道主義憲章提及了人道行動的核心規範，重申無論因天災或人為災害所造成的災民，有接受庇護與援助的權利，也應有權享受具有尊嚴的生活，民眾即便受災但並不因此毀損了他們自主性格以及社區部落凝聚力。因此政府及外來的援建單位應僅作為協助與陪伴者，不該是主導甚至是管理者，亦須注意在追求重建效率外更要秉持人道精神，尊重民眾民眾有表達主體意識的機會及自主學習的權利與責任，理解儘管是受災民眾也都有自發性的治理精神。

(二) 對重建區的建議

1. 凝聚意識形塑社區認同、強化社區復原力

入住「新小林社區」是小林村恢復常態生活、重建家庭結構與分享社區資源最顯著的歷程，因為在一個只屬於小林人的獨立環境，社區內鄰里親朋好友的陪伴使小林村民快速地找回常態生活，建立復原力量，且資源與訊息傳遞集中，村民能隨時知道重建的相關政策以及彼此的意見想法，發揮自主重建的力量，其中所呈現的社區認同感、居民凝聚力、社區復原力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2. 主動參與勇敢發聲，抱持希望自主重建

小林村重建領袖蔡松諭的行為表現是自主重建成功的一大要素，「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 37 名委員中有 8 位災民代表，除了蔡松諭之外，其餘多是鄉長、鄉代會主席、村長等公職人員，村民主動因應與參與的比例極低，當重建區將自己的權利與意見看法交給公職人員或 NPO 等他人進行代理時，就等同於放棄了自己主動因應的機會，主動因應可降低創傷事件所帶來的沮喪與衝擊，促使個人更加適應及成長(Harvey&Miller, 2000)。因此建議重建區拋開被動接受政策決定、無奈認為無力因應或害怕表達意見的負面想法，主動參與抱持希望自主重建。

參考書目

壹、網站部分

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取自 <http://www.redcross.org.tw/>
2. 日光小林 FB 粉絲專頁。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日光小林/167609769933259?fref=ts>
3.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取自 <http://88flood.www.gov.tw>
4. 莫拉克獨立新聞平台。取自 <http://www.88news.org/>
5. Talent 專訪(2014)。2021 社會企業執行長蔡松諭。前瞻. 國際. 人才. 研發。取自：<http://youtu.be/4-FWNmSr2n4>。

貳、中文部分

1. 王麗容、范麗娟、陳良娟(2010)。優勢觀點看社工介入災區的工作模式-以台東縣嘉蘭村為例。921.512.88 災後重建工作研討會，頁 237-264。台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2.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Vanistendall Stefan(1955)。在生命的泥沼中成長。台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3.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2)。文化保存與血脈傳承重建小林村。高雄市：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4. 李永展(2004)。永續發展策略。臺北市：詹氏書局。
5. 李開敏、陳淑芬(2006)受暴婦女的充權：社工復原力訓練及督導之整合模式。應用心理研究。第 32 期。頁 183-206。
6. 施俊吉(2013)。臺灣自主型社會企業之創業歷程與商業模式。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行銷管理碩士論文。
7. 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社會創業模式與社會企業資源整合的關聯性。創業管理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1-26。
8. 陳昱茜、李文瑞(2000)。災後社區重建與發展策略。社區發展季刊，第 90 期，頁 9-18。
9. 曾國源(2005)。非營利組織協助推動社區產業發展之研究-以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推動南投桃米生態村社區總體營造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黃松林、翁樹澍、汪中華(2011)。社區復原韌性是社會工作災害重建的關鍵。2010 兩岸社會福利學術論壇-災害救助與社會工作。中華救助總會。
11. 謝志成等譯(2012)。安全的家園，堅強的社區-天然災害後的重建手冊。世界銀行。

參、原文部分

1. Bowen, G. L. (1998). *Community Resiliency: A Research Roadmap*.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chool of Social Work.
2. Dees, J. G. (2001). *The Mean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Kansas, Ka: Kauffman

Foundation.

3. Guclu, A., Dees, G., & Anderson, B.B., 2002, *The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Worthy of Serious Pursuit*, Article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Version: (A) 10/24/02, 1-15, DukeUniversity.
4. Hiew, Chok. C.(1998). *'Resilience: Development and Measurement*.ERIC Document for Resarch Service No.ED426780.
5. Konrad, K., & Bronson, J. (1997). *Handling difficult times and learning resiliency*. A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88-198.
6. Stryjan, Y.,(2006),*The Practi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the Swed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34(2),195-224.
7. Walsh, F. (1998).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8. Wu, J.Y., Lindell, M.K. (2004). *Housing reconstruction after two major earthquakes: The Northridge earthquak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Chi earthquake in Taiwan*. Disasters, Vol. 28, issue 1, 63-81.